

墨子卷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

品頂帶單沆校注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說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為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凝四鄙之萌人萌說字聞之皆競之假音

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者
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言所從而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
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
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
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
如奔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
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詳其地服與蒲音之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
益於陰方之中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
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貴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
尹尹員鼎鼎以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貴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
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免置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為說恐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
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
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

本也。盧云當云尚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

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其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

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賈而賤之。以為徒

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舉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進賢然後聖人

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

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也。蚤朝晏

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闕市。山林澤梁之利。

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

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為酒醴。深盛以祭祀。天魃外有以

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饌自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

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

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奉

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

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

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嚴。舊作子。嚴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濕。則此

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

王惟母得賢人而使之母讀如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傾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

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善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

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為寧經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

賢使能為政高子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

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貧舊作食一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

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

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

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

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

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何則一本作以非

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

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

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佞好則使之佞姦字假音說文云姦奸也玉篇云姦音狡妖媚也

故富貴面目佞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

日
夕
山
村

三
吊
金
山
房

臣漢書作甄玉篇甄錄二同色錄切有壽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甥女蒙呂氏春

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女子妹棄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將人養之長而賢湯聞

送女高誘曰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婦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

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

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印陽非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

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引作傭築乎傳麗孔安國書傳云傳麗在虞號之界史記索隱云

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

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

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

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其賞者誰也曰

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

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

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其罰者誰

也曰若昔者三代暴主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

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

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

不善以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

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乃熱照無有及也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

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

一六

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

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繆，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傳云：輔此。

當作繆，不蓋。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

刑。孔書哲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假，孔於民，則此言

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如神下施之

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小，用之則不

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

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童明

博，大埴固。埴訓黏土，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

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

生為甚，欲死為甚，懼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屢，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

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

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

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當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為政。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一本作夫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達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瘡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

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庾於常陽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

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僕也女師見使為庖人湯得而

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

虞號之界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傳巖孔傳云說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

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

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

道上可而利天能而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

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無女字書來有國有土

孔書國告女訟刑爾孔書女作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女何擇言人作孔書無女字何敬不刑何度

不及孔書兩不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

之書豎假音字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

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

辟貧賤辟同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

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也今王

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以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變瘡膿。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作故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其壞而不相分資也。隱隱良道。隱即匿字。興文隱匿之字。亦寫從心。知經典隱惡字。即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對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

品頂戴畢沅校注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

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舊作非是也。字倒今

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

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舊本巧俱作列非說。天云巧腐也。或以非說。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

獸然。夫明庠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為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

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立。以天下為博大。遠

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

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

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

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僂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

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僂薦。下比不能上

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

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萬猶未去也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臻而至者漆同錄太平御覽作錄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

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列見上

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

之禮。是以天下亂焉。

明乎民之無正長。

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

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

請當

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

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

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

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逮至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

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

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

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與

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

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

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

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

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國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當戾疫。戾疫字音飄風苦雨。君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染盛。本書多作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染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聽獄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

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說此時舉事成入守國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使

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獲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

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

然苗舊作量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曰苗民吾用罔折

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

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

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

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夫建國設都乃作

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盧云下篇否用侯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

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錯如將以為萬民興

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政以為

便譬附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

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

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

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
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
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
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
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版審字
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
同今據增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
通情舊版數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
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
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
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
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
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
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本
作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敬。退而
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
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騤。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

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為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同上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

辟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例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

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

人不罰。為政若此。國家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

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

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關。而薄舊作焉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

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